「怎么，他们又如何会落得来我这啊？」

那个叫小刘的男人说。

「他们两个可都是公子哥儿，分别为前礼部尚书杜崇谏及御史赵谦和的独子。可惜啊，父亲不安份叛乱，才被送到这来。小刘，待会儿可好生伺候，别把人摸疼了，」

曹桓故作神秘地说。

「原然如此。唉！又要造孽了！孽障、孽障！」

小刘对旁边两个坐着的男人说：

「起来吧，又得开伙了！再去内房叫两个来帮忙！」

「是！」

两个男人像是三十出头，一脸凶神恶煞，粗犷魁梧，是小刘的助手。不多时，共计四名壮丁等待差遣。

「先给两位公子摸裆！」

小刘对着杜承义、赵帆宇说：

「两位公子，冒犯了！」

其中两个助手分别抓住杜承义的双手、双脚，另两个亦如此抓紧赵帆宇。

「你们要干什么？要杀就快杀！」

杜、赵二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「站直身子，把他们的腿叉开。」

小刘说。

曹桓说：

「快点，摸摸就准备办事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小刘语毕，伸出右手，把食指、中指、拇指一撮，使劲往杜崇义裆下捏去，一阵巨痛油然而生，杜崇义大叫一声，全身冒出冷汗，不停地抖动，企图挣脱。赵帆宇亦逃不过「摸裆」，小刘照样硬生生用力捏他的生殖器，又是一声惨叫。

「忍着！」

小刘说。

摸过裆后，赵、杜两人直觉得呼吸急遽、全身无力，下部疼痛不已。此时，曹桓才拿出皇后懿旨：

奉天承运，皇后诏曰：

据查罪犯赵谦和之子赵帆宇、杜崇谏之子杜承义，年方弱冠上下，为展我大晋仁德，替我圣上祈福安康，特赦赵帆宇、杜承义免除死刑，改施以宫刑，并即刻用刑，以便充当大内宦官。

钦此！

「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杀就杀！我绝不受宫刑耻辱！」

杜承义透露凶光，恶狠狠地瞪着曹桓。

「由不得你！」

曹桓说：

「把他给我先阉了！」

「是！」

四个助手押着杜承义往内院走，其他曹桓的手下在后押着赵帆宇，曹桓露出诡异的笑容，跟小刘一起在最后。可怜赵、杜二人被上了手、脚铐，一身功夫无从施展，加上刚被「摸裆」，虚弱无力，眼看只有认命了。

走过并不长的小径，内院里有个不大不小的简陋房子，柴门上挂有一匾，书有「净身房」三字，是专门替即将进宫当宦官的男人净身所在。

走进净身房，室内以一薄帘将其分隔两边，靠进房门这边是准备之处，赵帆宇被安排在这坐着。薄帘后的那头，杜承义即将要割除「是非根」。

「在这待着，依小刘的技术，不用太久。」

曹桓底下的小太监说：

「当初我净身，就是他操刀的。」

「你们不得好死、绝子绝孙！」

赵帆宇不停地挣扎、咒骂。

「哈…，我们本来就是绝子绝孙之人。」

众太监一阵大笑：

「你也差不多了！」

「哼，你们这些官宦出身的，自命是什么良家子弟、书香门第，瞧不起咱们当太监的！我倒要看看，你净了身，还能不能嚣张！」

「为什么、为什么不让我死！」

赵帆宇哭喊起来。

突然，「啊」的一声惨叫传出来，众太监进入帘后，把已昏厥的杜承义抬出来。只见他全身赤裸，下体部分被以白布盖住，全染成了血红。

「还楞着，该你啦！」

小刘的四个助手把赵帆宇架了进去。眼前是一只大床，小刘喝令：

「把衣裤都脱了！」

「我不要！」

赵帆宇大叫。四个助手把他的手、脚铐解开，硬脱了衣物，全身赤裸的他被押上了床。这床四个角分别设有锁，他的四肢就这么被钉得牢牢的，呈「大」字型。曹桓坐在一旁，眼光不离那床，他是奉旨监阉的，必须全程监督。

「不要怕，我小刘刀法向来利落，不让你多疼一下！」

小刘说：

「方才给你摸裆，子孙囊已经成熟，幸好这裆还不太深，痛楚还少些！刚刚那个杜公子，二十岁了净身，十分痛的。」

「你们让我死，让我随爹爹去吧！我不用你们假慈悲，我不要当太监…」赵帆宇喊叫着、挣扎着。

「这是皇后的旨意，你就认命吧！」曹桓说：「阉了不一定就没前途，像咱家，不也荣华富贵！看开点吧，净了身，断绝情欲好好干活吧！」

「你们好狠！」

「好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」

小刘手持一柄弯月刀，不断在火上烧烤，达到消毒的目的。之后，他调配了一杯药酒，到赵帆宇床边说：

「把这酒喝了！可以解除痛苦。」

「我不要、我不要…」

赵帆宇被其中一个助手撑开了嘴、压着嗓子，灌下了麻药。

「子孙囊成熟了才阉是较危险的，待会儿记住要按住他气管，保住『混元一气』！」小刘十分认真地向助手们说。

床中间暗藏了一个机关，突出的夹子是拿来固定赵帆宇的生殖器的。

「赵帆宇啊赵帆宇，瞧你长得还真俊俏，怪就怪你爹多管闲事，你以后绝子绝孙、不男不女，可与我小刘没有关系！」

「我操你娘的！」

赵帆宇狠狠地咒骂。

「哼，我看你怎么操！」

小刘把刀子慢慢接近赵帆宇的生殖器底部，并向旁边的曹桓说：「曹公公，您可看清楚了！」

「咱家看着呢！还不取其男儿身！」

「是！」

小刘将弯月刀碰触赵帆宇的生殖器，喝下药酒的帆宇，朦朦胧胧地说着「不要…」，剎那间，「唰」的一声，小刘奋力割下，顿时血花四溅，四个助手按着其身躯，不让其乱动弹；一名助手紧接着按着他的气管─赵帆宇「啊」的一声惨叫，又长又亢，充满着失去雄性刚气、男子之身的悲痛。他昏迷了。

「把他解下来、抬去休息养伤！」

刚受过宫刑的男人，身子虚弱，怕风吹，因此被安排在一个小屋里，门窗以纸糊贴得满满的，密不透风，只有小小的空隙，称作「蚕室」，杜崇义及赵帆宇亦在其中。除了他们，尚有太子的侍卫、近臣，杜、赵两府的男丁，全遭牵连，被大规模施以宫刑，作为内廷宦官。

「杜崇义、赵帆宇，」

曹桓进入蚕室，说：

「你们的父亲已经斩首示众了，目前葬在城南乱葬岗，皇后特准你们过几天伤好了，前往祭拜。」语毕，退出蚕室。

「爹！孩儿不孝，如今已不再是男子汉，愧对祖先啊！」

杜崇义大哭，双手颤抖着，裆部还隐隐作痛。

「崇义兄，我们虽然受了宫刑，可千万不可就此丧志啊！」

赵帆宇说。

「赵公子，我们都已成了不男不女的废物了，还能有什么志向？」

同样受了宫刑的杜府书僮，双腿张开，忍着剧痛走过来说。

「太史公司马迁，因替李陵求情而下狱，为了完成史记，不惜忍辱负重，自请宫刑以免一死，我们今天遭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，更应化悲愤为力量啊！」

「帆宇，你知道这对一个堂堂男子而言…」

「崇义兄，我如今的心情与你一样焦躁不安，可你何不想想，咱门进宫做了宦官，不更能接近那妖后吗？这是我们为父报仇的大良机啊！」

赵帆宇含着泪说。

他们和其他刚受刑的人一样，光着上身，只穿着白巾编的小短裤，不时撑着裆部，依偎在墙边，望着茫茫然的未来。

经过一个月的养伤，这批因太子一案而遭宫刑的罪犯，和其他经过净身要进宫的人们，全部都被集中到苦工房前，进行一连串礼仪的训练─在这之前，先由礼部联同刑部，针对每一个新宦官做彻底的检查，确定身子硬朗、反应灵敏，而最重要是要「验净」──查看清楚是否把男性生殖器都割除了、有无余根。

「四十五号，赵帆宇入内！」

在邢部官吏的叫声下，光着上身的赵帆宇走进了苦工房。

「不愧是赵府公子，书香门第，一脸俊秀啊！」

正中央的查验官说着。

此时御医说：

「把裤子脱了，躺到那床上去！」

赵帆宇默默、面无表情地照做了。

「嗯，净身过了。可这怎么还有凸块？」

御医故意找碴。

赵帆宇就像牛羊一般，任人宰割。

「禀大人，微臣看这小刀刘割没干净，要不由臣再补上几刀？」

「为匡正我皇室血统，杜绝后宫淫乱，每一个进宫的男人都必须要彻底净身，断绝他们的狂欲。既然如此，就由太医直接用刀吧！」

「赵公子，呵…，可无礼了！」

御医拿起锋利的弯月刀，使劲地向赵帆宇原本刚愈合的伤口戳。

「啊……」

赵帆宇撕破喉咙地吼叫，眼眶里全是眼泪。

从下跪、奉茶、打杂……样样学，经过一连串的训练，礼部以每个太监的反应程度来做分发，或透过抽签决定，最终，杜承义被分发到懿王司马衷旁，而赵帆宇，则被分配到了杨皇后的清心阁。

「唉唷，赵公子你可分到了清心阁，咱家是这阁的头头，还不随我去给皇后请安！」清心阁总管曹桓说道，随即领着赵帆宇前往大厅。

「皇后娘娘驾到！」

杨皇后身着轻便衣服，身旁跟着几个宫女，南风和小翠站立左右。

杨皇后坐了下来。

「还不给娘娘请安！」

「奴才…奴才给皇后请安！」

赵帆宇磕着头，一动也不动。

「把头抬起来，让我仔细瞧瞧，赵谦和大人的独生儿子。」

赵帆宇缓缓把头抬了起来，此时南风及小翠同时发出惊叹。那俊秀的脸孔露出一丝文秀之气，粗浓的眉毛又有着不同的感觉。

「赵家公子果然是不同凡响！文质彬彬的，杀了可可惜啦！」

杨皇后说。

「多谢皇后！」

赵帆宇抱着伤残的躯体说。

「曹桓，把他带下去熟悉这儿的环境，还有，给他安排在我身边，不准下放苦力！」

「是！」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又是冬至节了，按礼由天子在湖心亭大摆筵席，犒赏文武百官。去年冬至由皇后代表，今年则为安定大局，请出了病重的司马炎。只是经过太子案的刺激，司马炎变得精神恍惚，不时在夜梦中碰到已死去的政敌前来索命，杨皇后于是暗中请来了白马寺的和尚，至翠微殿念经洒净，驱除邪魔，并在福安殿设佛龛香案，念颂金刚经文七七四十九天。

冬至节这天，正是功德圆满之日，清心阁上下忙成一片，多半前去福安殿帮忙，年轻有力的太监们则到湖心亭搭建庆祝牌楼，挂上喜气洋洋的红灯笼。清心阁的太监怀恩及帆宇，也被派去帮忙。

「我的赵大公子，看你弱不惊风的，行不行啊？」

怀恩嘲讽的说。

正站在梯子上挂灯笼的帆宇继续工作。

「不行可别逞强，你们所谓的良家子弟，除了读书还能干什么？」

此时帆宇突然采空，跌了下来。

「赵帆宇！」

南风从福安殿过来，立即前去关心。

「有没有怎样？」

「没、没，多谢姑娘关心。」

「什么姑娘，叫我南风，就是皇后旁的宫女。」

「是，多谢南风。」

赵帆宇和南风互看许久，一旁的怀恩大喊：

「还不快挂灯笼，还有一排呢！」